

无边的土地

亚马多/著

吴 劳/译



9217709

10



9217709

I777.459

941

无边的 土地

〔巴西〕亚马多 / 著

吴 劳 /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Jorge Amado

TERRAS DO SEM FIM

本书根据 Samuel Putnam 英文译本 "The
Violent Land"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1945) 转译
(个别地方曾参照俄文译本及葡萄牙文原文本修订)

无 边 的 土 地

〔巴西〕亚马多 著

吴 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75 插页 2 字数 259,000

1982 年 8 月第 1 版 199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7-5327-0345-2/I·0163

定价: 4.55 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亚马多和他的三部曲

被尊为“百万书翁”的若热·亚马多是巴西当代最受人欢迎的作家。他的作品以小说为主，至今已发表近二十部长篇小说，其中大多数以他的家乡巴伊亚州为背景，以他最熟悉的一般平民作主人公。他正是以这些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风味的作品征服了国内外的广大读者，至今已被翻译成四十多种文字，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

他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的前半期中，积极参加巴西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运动。这和他早年过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

他于1912年8月10日诞生在巴伊亚州南部伊列乌斯市郊的比兰吉镇。父亲有一个可可种植园，他在那里度过童年，亲眼看到了雇工们过的非人生活。当“普列斯特斯纵队”^①路过巴伊亚州时，他才十四岁。他看到这支革命部队对抗政府军队的英勇斗争，对人民的力量满怀着信心。他在州府巴伊亚城念书，接触到当地的黑种工人、流浪儿童、渔民、贫民等等。离开学校后，当过排字工人、新闻记者。他攒下了一点钱，于1930年到首都进里约热内卢大学攻读法律。

他的文学生涯是和政治生涯差不多同时开始的。他念了两年书，钱就没了，只好辍学，做零碎工作糊口。1931年发表第一部小说《狂欢节之国》，那时他才十九岁。第二年，他接触到“共产主义青年团”^②，从此如火如荼的政治生涯就开始了。

《狂欢节之国》使这位青年作家踏上了文坛后，他回到巴伊亚，于1933年发表第二部小说《可可》，描写种植园工人的悲惨生活和种植园主的残酷剥削，一时引起了轰动，马上被警察当局没收。

此后四年中，他每年发表一部小说：写巴伊亚贫民区生活的《汗珠》、写黑人生活的《儒比亚巴》、写渔人生活的《死海》和写街头流浪儿童生活的《沙滩上的船长们》。

这些作品有力地谴责了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可是并没有对读者指出道路。跟当时拉丁美洲一般的左翼作品一样，它们仅仅忠实地描绘了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却并不激发人们起来作斗争。

这时正当热图里奥·瓦加斯总统的独裁统治期，巴西的进步团体及进步人士联合组成“民族解放联盟”，通过了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反法西斯主义的纲领。1935年，联盟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五十万人的群众大会上，一致推选普列斯特斯为名誉主席。同年11月，联盟武装起义，一时在北里奥格兰德州的纳塔尔港成立美洲史上第一个人民的革命政权，但结果失败了。普列斯特斯当时已是巴西共产党的领袖，于1936年3月被捕，被判处无期徒刑。第二年11月，瓦加斯发动政变，下令解散联邦议

① 1924年10月，青年军官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在南方起义，南北纵横长征了两万六千公里，前后历时几达两年半，到处掀起了人民的革命热潮。人民尊崇他为“希望的骑士”。

② 巴西共产党成立于1922年3月25日，可是四个月不到，就被打入了地下，当时尚在地下活动中。

会及各州的州议会，建立了法西斯政权，并加紧迫害进步人士。

亚马多积极参加“民族解放联盟”的活动，曾被捕坐牢。法西斯政变后，政府命令禁止他的作品流通，把它们放在广场上烧掉。他终于被迫出国流亡。

在流亡期间，他先后写作了两部传记和一部小说。他的作品臻于成熟了。

《卡斯特罗·阿尔维斯简介》出版于1941年，作者在书中热烈歌颂这位民族诗人^①，尊他为文学导师。这时，他流亡到阿根廷，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埋头写作普列斯特斯的传记，于1942年初脱稿，书名为《希望的骑士，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的生平》，于同年在阿根廷出版西班牙文译本。

亚马多用抒情诗的笔触来写这位传奇式的英雄，他的政治导师的传记，怀着强烈的爱与憎，讴歌这巴西的希望之星，痛斥那暴虐的独裁者，末了呼吁大家来一致提出释放普列斯特斯的要求。该书在当时美洲大陆上争取释放这位巴西人民领袖的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他早期的代表作《无边的土地》是于1942年秋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完成的。同年，他回到巴西，又被捕，幸经巴西人民和全美洲文化界的声援，才得到释放。可是警察当局强迫他在1943和1944年两年中不得离开巴伊亚城。1944年初，他在那里完成了《无边的土地》的续篇《黄金果的土地》^②。前者于1943年出版，后者于1944年出版。1946年发表的《饥饿的道

① 卡斯特罗·阿尔维斯 (Antonio de Castro Alves, 1847—1871) 是巴西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用火热的诗行来讨伐帝制和奴隶制，他歌颂革命，歌颂自由，作品至今活在人民的心坎里。杰作有《黑奴船》、《非洲之声》等。

② 该书原名“São Jorge dos Ilhéos”，意为“圣若热·多斯·伊列乌斯”，那是巴伊亚州南部可种植地区的中心伊列乌斯港的全名。

路》^①和上述两部小说构成了一个史诗式的三部曲。

《无边的土地》和《黄金果的土地》以巴伊亚州南部可可种植地区为背景，描绘出一幅二十世纪初三十多年内整个巴西社会的缩影。第一部写封建地主怎样征服土地，兼并土地，第二部写外国帝国主义者怎样操纵了可可出口商行来把土地据为己有，它们活生生地刻划了两个历史阶段：封建时期和帝国主义势力入侵时期。

《无边的土地》是个叫人胆战心惊的故事，主要写二十世纪初两大地主为争夺一片原始大森林而进行的斗争。巴达洛兄弟是封建世家，属于政府党，他们起先占着上风。可是奥拉旭上校在当地有强大的恶势力，自有恶讼师和狗腿子替他效劳，千方百计地跟对方周旋。双方都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因为“可可就是黄金”，谁能占有那座大森林，谁就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可可种植园。结果，靠了政局的变化，反对党在州政府内登了台，奥拉旭取得最后胜利，在那森林原址上栽种可可树，成为当地的主宰。

作者塑造了一个残暴、骄横、粗鲁的地主的形象：奥拉旭。他当驴夫起家，后来发了财，搞可可种植园，养了些如狼似虎的狗腿子，用“霸占的骗局”和埋伏狙击等手段，把小农的可可林并进他的种植园。他杀人不眨眼，翻脸不认人，成为当地的一个大恶霸。

他娶了一个商人的爱女，埃丝特做妻子，巴望砍伐了那座原始森林，将来儿子可以进政界，当州长。巴伊亚反对党党魁派维尔吉里奥律师来帮他忙。起先，双方在法院里勾心斗角地斗法，终于闹成了全武行，前后历时一年半，猩红的鲜血流在黑色的土壤上，那是天底下最适宜种可可树的土壤啊！

政局的变化决定了胜负。奥拉旭的亲信在伊列乌斯当了

① 该书原名“Seara Vermelha”，意为《红色的种植地》。

政，他们把他尊为“可可地带的大恩人”。天主教会也来凑热闹，把当地的教区升为主教区。伊列乌斯市披上了节日盛装，欢迎新来的主教。

亚马多在描写这场争夺战的同时，连带暴露了政府和法院的阶级性，天主教会的反动性，阐明了大种植园的形成、城市乡镇的诞生、自由职业的兴起等过程。

在刻划地主和政客的同时，作者也揭发了为虎作伥的法官、警官，假冒为善的神父、教士，投机取巧的律师、医生和记者，混水摸鱼的职业赌棍、淘金女郎，唯利是图的出口商等等的真面目。

另一方面，作者用同情的笔墨来描绘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多半穷得实在没法想，才撇下了亲人，离开了家乡，来到这片新兴的可可地带，结果在大地主的种植园里当雇工，起早摸黑地干活，挣着一点点工钱，被种植园里的铺子重利盘剥，弄得一辈子背地主债，终生给束缚在这片土地上。有的不甘长此过苦日子，只得铤而走险，替地主干杀人的勾当。作者塑造了两个叫人难忘的形象：黑人达米昂和红白混血儿安东尼奥·维克托。他们俩都是小农出身，同样走上了当狗腿子的道路。可是他们的心地还是善良的。黑人达米昂跟巴西大多数劳动人民一样，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天真得像个孩子，认为替东家杀人是天经地义的事，不知道那是罪恶。可是一旦激发了他的良知，迟钝的脑筋就开动起来了。他在埋伏的地方看见幻象，弄得神经错乱。他就此没有复原。

安东尼奥·维克托离开了情人，到南方来寻找发财的机会。他被东家提拔，专干杀人勾当，爱上了混血姑娘蕾蒙达，一心想娶了她，两口子住在一所小屋里，耕种一片地。在他那小天地里，他只有这些憧憬，满以为在这不平等的世界上可以与世无争

地过日子。

亚马多还写到那“生命的渣滓，社会的下层”——妓女。她们多半是贫苦的混血儿和黑种姑娘，被地主和监工糟蹋了，到头来沦落到小镇的妓女街上。她们的主顾就是受尽压迫的种植园工人。亚马多写三个命运相同的姐妹，年迈的父亲死了，没钱下葬，同街的妓女和客人凑了钱请神父来念经。同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可怜虫，惺惺相惜，相濡以沫，感人至深。

亚马多还写到了知识分子的苦闷。青年律师维尔吉里奥一心向上爬，巴望在政界飞黄腾达。他来到了可可地区，当了奥拉旭的得力助手，和他那年轻的妻子一见倾心。她是个有教养的姑娘，嫁了这个杀人魔王，住在种植园的大厦里，一直提心吊胆地过着痛苦的日子。她碰见了这温文尔雅的律师，就爱上了他。他们计划双双出走。结果没走成，她害热病死了。奥拉旭事后知道了这段私情，就打发人在大路上狙击律师，律师明知道有埋伏，心甘情愿地走向死亡。这是个会叫人胆战心惊的故事。

《黄金果的土地》写的是三十年后的事。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通过巴西出口商，勾结所有的出口商，乘一次奇货可居的机会，把可可市价提高了两倍多，结果伊列乌斯畸形繁荣了三年，第四年初市价惨跌，五个月内跌到五分之一也不到，种植园主们纷纷破产，土地换了主人，落到出口商的手里。

在本书中气焰万丈的已不再是大地主而是出口商：巴西资本家祖德、德国纳粹分子施瓦茨和在幕后操纵的美国人卡尔班克斯。那旧时代的宠儿，大地主奥拉旭，在这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分子狼狽为奸的新时代里，渐渐失去了威权。他眼看做律师的儿子西维汉拉倒向了法西斯主义，加入了统一党。施瓦茨多方挑拨西维汉拉跟他父亲作对，双方为了争夺埃丝特的遗产，弄得对簿公堂。上校死也不愿把自己的大地产分割，又使出拿手的“霸

占的骗局”，着人伪造埃兹特的遗嘱。施瓦茨又怂恿西维汉拉要求法院宣判奥拉旭年事太高，无能力管理财产，指派西维汉拉当财产管理人。上校尚图顽抗，布置了武装人员，不许法院派去的人进他的种植园。后来，法院公布了判决书，他才知大势已去。这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这番可再支持不下啦。等法警走到他房门口，他来不及等亲生的儿子来，就像小鸟般咽了气。

这时节，其他的地主们还被涨风弄得昏了头，有的狂嫖滥赌，大做投机，有的扩充林地，大兴土木，满以为这种好日子可以天长地久。哪知短短一年后，跌风就来了。他们这才恍然大悟：三年来一直在作垂死的挣扎。第一个倒下去的就是奥拉旭，这一带最大的大地主。土地征服者的时代过去了，如今是出口商的时代了。可是他们的“好景”也不会长。共产党员若阿金说得好：“将来的时代是属于我们的。而且我们的时代就要开始了。”

是的，三十年代的巴西跟二十世纪初期大不相同了。巴西已经有了共产党，在工人阶级当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司机若阿金是伊列乌斯那一带地下组织的卓越领导人。对于他，“党就是他的家庭，他的学校，他生存的目的。”他团结了贫民区“蛇岛”的铁路职工、码头工人、巧克力厂工人、手艺工人等，不让统一党党徒在当地横行不法。

可是在广大的种植园工人当中却建立不起小组。他们都是文盲，过着奴隶般的生活。他们只想望着一样东西：土地。

冷酷的现实到底使他们清醒过来。涨风一开始，共产党就散发传单，预言不久一定会有跌风，结果土地将落进外国资本家的魔掌。他们要求立刻增加种植园工人的工资，组织了码头工人和可可仓库工人来反对出口商，号召小地主团结起来，成立合作社，自己把可可运输出去，喊出“面包！土地！自由！”的口号。等到跌风一开始，种植园主们才后悔莫及。大批种植园工人被

解雇，有的变成土匪，有的沦为乞丐，这时若阿金来给他们讲工农是一家的道理，劝大家把口粮拿出来平均分配，一起进城去请愿。结果，警察开枪杀人，造成了血案。当天，伊列乌斯和伊塔布纳爆发了总罢工。别处地方也纷纷响应。当局被迫答应把雇工们送回本乡，或者打发到原种植园去干活。他们回到种植园去，带去了新的东西：觉悟的意识。

若阿金自小意志坚强，跟他父亲安东尼奥·维克托合不来，不赞成他剥削雇工，情愿进城去工作。安东尼奥一心一意地跟蕾蒙达搞了一个小种植园。跟奥拉旭一样，他最看重的是土地。可是出口商也巴不得做“土地的主人”。奥拉旭的日子完蛋了，更不用说安东尼奥啦。他不让人家来占有种植园。他和他老伴用来复枪来保卫它。蕾蒙达中弹倒下去了，安东尼奥作战到最后一颗子弹。

上一代死去了，下一代壮大了。若阿金的形象闪烁着耀眼的光采。他团结了工人阶级，启发了种植园雇工。他还对知识分子指示道路。诗人塞尔吉奥·莫拉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很同情共产党，每月捐钱给党，他听从若阿金的劝告，采用大众化的形式来写诗，在国内大都市的知识分子当中起了些作用。他跟祖德的年轻貌美的妻子儒莉塔相爱，瞒了她的丈夫和她幽会。她婚后过着阔太太生活，觉得精神苦闷，后来碰到了诗人，跟他爱上了。诗人领她走进一个“书的世界，诗的宇宙”，她开始变了。若阿金劝他们正视生活，从污泥中拔出身来。儒莉塔憧憬着若阿金所说的新世界。她亲眼看到共产党人组织的群众大会，看到警察来抓人，心里万分激动。等到祖德战胜了种植园主们，得悉了他妻子的私情，她就正式跟他分手，去找诗人，带了他一起走，去为那新世界尽一份力量。

三十年前维尔吉里奥和埃丝特的梦想，在三十年后的一对

情人的身上实现了。

是的，若阿金启发了工人阶级的同盟军：雇农。黑白混血儿“长竿”不愿一辈子当牛马，一直想逃出种植园，可是又怕万一给抓回来要受毒打。他一年年因循下去，拿不定主意。等到跌风来了，他失了业，才以若阿金为榜样，帮他组织群众，搞示威游行。后来，他回到种植园去，如今又是雇农，又是党的宣传员了。

不错，若阿金说得好：“将来的时代是属于我们的。而且我们的时代就要开始了。”

《饥饿的道路》以巴西东北部西阿拉州为背景，和前两部的故事没有直接联系。可是它所刻划的历史阶段——人民为自由而斗争，得到初步的胜利——是紧接着前两部所写的，这就构成了这三部曲的内在联系。

该小说开头写三十年代中西阿拉州的广大农民，受到旱灾的摧残和地主的压迫，纷纷扶老携幼到南方去逃荒。作者集中描写佃农热罗尼莫一家的痛苦遭遇。因为种植园换了主人，佃户被遣散，他只得带了老妻等一家八人，穿过辽阔的荒漠，历尽千辛万苦，搭火车上南方的大都市圣保罗去找工作。他们走的是“饥饿的道路”。

热罗尼莫与世无争，听天由命，一心宠爱着女儿玛塔，指望她能嫁一个好小伙。老妻儒恭蒂娜过着苦日子，却绝不灰心，每天黄昏时分，盼着奇迹出现：她那三个离家出走的儿子能一起回来，帮她丈夫种地，同时她丈夫那神经错乱的妹妹泽法也能复原。

可是冷酷的现实给了他们新的不幸。外孙女娜嘉在半路上害病死了，泽法走失了，第四个儿子阿戈斯蒂尼奥爱上了同行的一个姑娘热特鲁德，情愿在就近的地方找工作做，小两口子好歹

过日子。等到这家人家赶了近三个月的路程，到达若阿泽罗的时候，只剩下五个人了。在到皮拉波拉去的难民船上，小外孙埃内斯托害痢疾死了，尸体给抛在圣弗朗西斯科河里。

那对老夫妻的梦想也都幻灭了。热罗尼莫老头受不住旅途中的折磨，得了肺病。可是要搭火车上圣保罗，必须先要在皮拉波拉受体格检查，领取许可证。那医生利用了职权，对玛塔大肆进攻。玛塔无奈，牺牲了贞操来给父亲换得一纸证明书。她后来被医生遗弃了，沦落为街头神女。那三个儿子也到底没有回来。

热罗尼莫夫妇结果带着破碎的心，和外孙托尼上车到圣保罗去。

亚马多概括地描绘了巴西东北部半荒漠地带农民阶级分化的过程。连年天灾人祸，弄得民不聊生。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庄稼人，大都以圣保罗的咖啡种植园为逃荒目标。还有些人采取反抗手段，不是干脆做绿林大盗，躲藏在灌木林里，就是去追随那种会说预言的“圣人”^①，到处宣扬世界末日将到，农民的苦难即将结束。另外有些人不甘心过苦日子，进城去找机会，结果不是当上警察，就是参加部队，被统治者用来当作镇压农民的工具。

作者塑造了大盗卢卡西和“圣人”埃斯特万的形象，把他们的故事和热罗尼莫一家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本书第二部分章交代那三个儿子离家出走后的遭遇。次子若泽目睹卢卡西来抢劫他的村子，后来离家去投奔他，当了他手下的大头目，帮他洗劫城市，残杀居民，可是有那么一刹那，他的良知还是会复活起来。在那次疯狂的舞会上，一个中尉的妻子面临被奸污的命运，突然问他：“你没有母亲吗，强盗？”若泽愣住了，眼前出现了儒恭蒂娜的影子，就放过了她。他哥哥若奥憧憬都市风光，离家到了首都

^① 当时广大的巴西农民多半都是文盲，他们找不到出路，往往听信了这种神秘僧人，对当局作消极的反抗。

里约热内卢后，在军队里混了几年，结果被派到家乡去围剿埃斯特万。他认为“圣人”是上帝的使者，对他开枪是犯罪的行为，可是命令总是命令。这时，卢卡西率众来支援“圣人”，若奥在放哨的时候，中了他弟弟发出的枪弹，含笑而亡。后来，卢卡西和“圣人”都中弹身亡，若泽撤退到荒漠里，自后声名越来越大，过去哪个强盗都及不上他残暴。

他的弟弟儒文西奥，又名尼南，走的道路可不同。那才是真正的“希望的道路”。他起先也想去投奔卢卡西，去抢劫富人，为农民报仇。后来参了军，由同志的介绍，加入了共产党，当了伍长，在弟兄们当中威信很高。他盲目相信发动武装起义。1935年11月，“民族解放联盟”在巴西东北部纳塔尔港驻军中发动起义，他是领导人之一，带头冲击机枪阵地，受了重伤。可是起义的时机不够成熟，南方没有响应，他们孤掌难鸣，内部又不和，儒文西奥只得带着伤去镇压异己分子。无奈大势已去，士兵纷纷逃亡，只剩他留在城里，最后一个离开兵营，临走时把在该城上空飘扬了四天的红旗取下，揣在怀里。他带着微笑，听见当局派来的军队的步伐声越来越近。

他回到那快生孩子的爱人身边，觉得仿佛一切都结束了。

亚马多细致地写出一个农民出身的党员的成长过程。直到儒文西奥后来进了监狱，同志们给他看了以前看不到的经典著作，才明白，对于农民，最主要的是土地问题。他贪婪地读关于农民问题的书籍。对他说来，监狱是一所大学。

1945年初，政府颁布大赦令，儒文西奥到圣保罗去探亲，这时，外甥托尼已经长大了，争取入了党，被组织培养为农村干部。因为儒文西奥熟悉家乡的荒漠地带，党派他回去发动农民，在种植园里成立党小组，展开索回土地的运动。

他随着他父亲从前带着一家子逃荒时所走过的道路，打进

那荒漠地带。大盗和“圣人”的时代过去了。广大农民的政治觉悟眼看就会提高,收获的时节快到了。

亚马多的创作以小说为主,可是我们常常听人称他为“诗人亚马多”。实在这称呼他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他不但写过不少热情的诗歌,^①连他的小说里也都洋溢着诗的象喻和诗的语言。有时候简直是大段大段的散文诗。《死海》就是用散文诗的形式来写的。

这三部曲也富有抒情诗的风味,特别是《无边的土地》。亚马多喜欢用拉丁美洲民间文艺的传统形式,民谣和歌子来叙述故事,善于用月亮、海洋、黑夜、星星等形象来烘托气氛。他用两句民谣来做《无边的土地》的引子,引出这一个血泪故事。第一章内,那黑人唱的凄凉歌子,那挂在当空的血红的月亮,紧扣着船上人的心弦,预示他们的将来是痛苦多难的。第五章第一节黑人唱的死亡之歌,第二节盲诗人在市集上唱的歌谣,简洁有力地道出了可可种植园工人的命运和那一年半争夺战的细节。亚马多还善于运用民间传奇,特别是黑人的传奇。他在第二章开头处大段原始森林的描写里,把神话中的怪物和森林中的鸟兽交织在一起。在该章末节里,巫医热雷米亚斯呼召黑人的神祇来诅咒砍伐森林的人们,亚马多用巫医的死亡来象征森林的末日。他用这些鲜明的象喻写出了瑰丽的诗篇。

《无边的土地》中最突出的诗章是第三章第一节,“很久以前,有三个姐妹……”这是一首完整的散文诗。他最爱用这种手法来写沉痛的事。末章第二节写维尔吉里奥律师中伏前的心情,也是用的这种手法。

^① 他曾先后发表过两部诗集:《海洋之路》(1938)和《曼努埃尔先生诗集》。1949年初,他在莫斯科发表过一些著名的诗作。

《黄金果的土地》里也有很多诗意的片段。“庄稼汉”一章第六节里黑人弗洛兰多唱的山歌，第八节中的风干槽歌和烘房歌，有力地加强了悲惨的气氛。第十节详细描写种植园里种种不同的黄色。“跌价”一章第七节莱达学唱的歌子是惨绝人寰的哀歌。第十四节黑人弗洛兰多到海滨去寻找他梦寐以求的罗莎，为全书最美的章节。

《饥饿的道路》里也不乏这一类描写。最突出的是第一部“河”的第一章第四节，姑娘玛塔碰到了设法为父伸冤的青年文森特，两个天涯沦落人，在码头上尝到了淡淡的恋爱滋味。

亚马多以党员的认识，诗人的感受，写成了这内容丰富多采、文笔清新优美的三部曲，使巴西的小说创作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他在1944年还出版了一个剧本，《卡斯特罗·阿尔维斯之恋》，第二年，发表了一本旅行指南，写他最熟悉、最心爱的城市，那美丽的古城，巴伊亚。

那年年初，苏军在东线节节胜利，巴西国内民主势力高涨，《希望的骑士》一书才能在巴西出版。瓦加斯被迫释放普列斯特斯，宣布大赦，允许各政党活动，并举行议会选举，共产党才于5月中恢复合法地位。12月，杜特拉将军当选为总统，普列斯特斯和亚马多都当选为共产党议员。

这时，共产党提出了实行土地改革的要求，影响深入广大的农民群众，使他们也积极参加政治生活。巴西政府吓坏了，遂于1947年3月，颁布禁止共产党、工会及其他民主组织活动的法令，共产党就又被迫展开地下活动。

可是，在这短短的两年内，共产党从三千五百人发展到二十万人，党的队伍空前地壮大了。

1948年1月，亚马多被议会开除，再度出国流亡。他先到法国和意大利，在巴黎住了一阵。那年秋，他参加了弗罗茨瓦夫世界知识分子保卫和平大会。从这时起，他就成为一个卓越的和平战士了。

可是反动派对他的迫害一刻也不放松。巴西政府不满他在弗罗茨瓦夫大会上的发言，在法院里对他起诉。1949年，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巴黎当局不许他再待下去。他迁居布拉格。

1949年初，他在访问苏联的期间，发表了热情的诗篇《苏联之歌》。他还访问了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于1951年发表《和平的世界》一书，报道他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印象。

巴西政府害怕这本书，对该书的出版商提起起诉，把存书没收销毁。可是进步力量马上赶出地下版。

1950年11月，亚马多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上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第二年年底，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1952年2月，与古巴诗人纪廉同来中国访问。

在这几年里，他除了参加和平大会、旅行访问以及其他社会活动外，继续埋头创作。他在布拉格完成了长篇小说《自由在地下》的初稿。

1952年4月底，由于巴西国内进步力量的努力，他终于能回到祖国的怀抱。在那流亡国外的四年里，他念念不忘他亲爱的祖国和受难的人民。他这时以和平战士的身分回到巴西，定居在里约热内卢，继续进行文学活动。

《自由在地下》于1953年11月脱稿，于1954年出版。他用巴西南部大工业都市圣保罗做背景，写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他从1937年总统竞选写起，揭露出瓦加斯法西斯政变的前因后果，把巴西当时的整个社会面貌再现出来。下半部着重写共产党人艰苦的地下斗争。他把党比作“隧道里的